

卷十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經-詩-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145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十之一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
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

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音反依字且邊
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古又音故傳音直應反案詁改皆是古義所以
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

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
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逐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

之曰鳴鳴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

毛詩言疏卷第九

毛詩言疏卷之十 十一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不嘉魚之什 詁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下菁菁者我六篇并亡篇二是

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多太平故亦並為正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也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樂與音

徐五教又音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 南有

朝直過下註同 樂音洛下註皆同 嘉魚之詩



已在位。賢德者。是樂與賢也。皆樂與賢者。已。王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蓋也。

箋云。烝。盛也。塵然。猶言夕夕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

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

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

誠也。林竹卓反。云捕魚。也。筐。助角反。郭云捕魚籠。

也。沈音獲。又音護。說其形。右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

而樂也。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南有至樂。○下。

漢之間。有善魚。入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

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

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

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朝。猶。

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

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

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且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

誠樂與賢也。○江漢至。筐也。○正義曰。言南知江。

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

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夕夕。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

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名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

此實與不。興也。傳文。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

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正義曰。今楚筐也。郭璞曰。今筐。

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正義曰。今楚筐也。郭璞曰。今筐。

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正義曰。今楚筐也。郭璞曰。今筐。

心罩罩者。一也。○正義曰。今楚筐也。郭璞曰。今筐。

釋言文釋云塵然猶言久然為知也。欲求賢為思遲之極若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單單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也。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單而求也。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祖考安樂之主非王不然祭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職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為美矣人君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上八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歸往之以斥或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

王著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所樂之賢或在是已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為在位朝廷之求賢則南有嘉魚亦然。汕汕櫟也。毛亦下斥成王明矣。南有嘉魚亦然。汕汕櫟也。云櫟者今之撿畧也。魚所諫反櫟也。說文云作彙同撿力弔反。又。汕汕櫟。正義曰釋器云力條反沈力到反。南有嘉賓式燕以行。行樂也。且反。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纍也。纍蔓也。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力。追反。本亦作彙同。下。返。嫁。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云綏安也與嘉賓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詩注

燕飲而安之鄉飲正南有至綏之曰賓以我安正義曰言南方

有膠然下垂之木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其所以與在

子之天下下猶膠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

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實既來則用此酒

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案

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同正洗

南面奠于中庭升東大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

大夫君曰以我安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

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

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翩翩者燕然來思

傳 離壹宿之鳥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

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

音篇離音佳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云又復也

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復扶又

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至又

飛者足離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

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

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

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於君子

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實既來用此酒

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為翩翩又燕。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

其也。云壹宿至遲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

故申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擇木之

鳥之謹故宿於木專壹其心故持以離鳥為喻以

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

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

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

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以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臺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

趾為如字又于偽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與也臺夫須也萊草也

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

以自尊顯夫音符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基本也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

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

壽考之福樂上音疏南山至無期正義曰

蓋故能成其高大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

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

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

告于禮樂之於位而尊用之今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

基以禮樂是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

無有須草也可為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

夫須草也可為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

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臺

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機疏

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

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充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

草木成其高大而車牽箋云折其柞薪為蔽岡之高

者以與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為蔽

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木則是裨益之言不端矣。

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云光明也。政

教明有榮耀。疆。居。良反。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云已止也不止者。

言長見稱頌也。杞音起。草木疏云。南山有栲。北山

有栲。栲山栲。栲憶也。栲音考。扭女九反。樂只君

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眉壽秀眉也。

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南山

有栲。北山有棟。栲。俱南反。棟音東。

栲。栲至鼠。栲。正義曰。栲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栲。栲來。巢則。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

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棟。鼠梓

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棟。郭璞曰。棟屬也。陸機疏

也。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黃黃

髮也者老艾養保安也。耇音苟。壽也。艾。黃耇老

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

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陳。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冬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

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

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

丘在南山有臺前△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

耳間古由庚萬物至其辭○正義曰有義而

莫反○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

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

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

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

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

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

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

第所在皆當言虞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

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

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

作詩得下管用之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

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

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以彼類之當

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

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

不謂已為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為之作序何由

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

而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

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
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
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
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魯不過子虛書曰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本外敷注音芳夫

及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蓼蕭四章章

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長張文反蓼蕭四章章

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

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

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老曰父矣天之無

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

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

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

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

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

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

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九夷至

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西

詩言



西



東

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
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
於明堂之時其數與鄭志有與周皆兩數耳
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有與周皆兩數耳
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
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是鄭疑兩文必有
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取定之耳四海於王
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特
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
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
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長所不
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
然下文變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
註云幽州北齊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
外境所以大凡化內非州之牧所領則謂之四海
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盡以
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

大者爵不迴也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
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
為伯爵也工即書序曰武王勝殷桀伯來朝注云
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
外諸伯又書曰九州之外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長明四海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師
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師
四海在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師
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外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師
九州州立上二人為諸侯之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
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佐其牧外則五
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
之賢者以爲之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
服至于五千鄭以爲九州七禹治水輔成五
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禹治水輔成五
十九以里內爲九州七禹治水輔成五
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計一州有二百七
四百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計一州有二百七
四百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計一州有二百七

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
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
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
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

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

為遠國則不及也又張丈反為于偽反**既見君子我**

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

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

語分是以有譽處兮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

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疏蓼彼至處兮。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

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

涓涓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

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

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

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

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

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輸寫盡兮無復

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

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

所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

所保不憂危亡也。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

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灑

灑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為漙漙也漙漙露在物之狀

故為蕭上露貌。傳蕭香至賤者。正義曰生民曰

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蕝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

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
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藜彼蕭斯零露瀼瀼

瀼露蕃貌乃剛反蕃音煩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龍寵也云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寄反被皮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

王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

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乃禮既見君子孔燕豈弟

燕安也如字木亦作佛音同後皆故此樂音洛下篇

同易夷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既見至壽豈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

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

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

有善德之譽壽豈樂弟易也云孔甚

豈樂之福也藜彼蕭斯零露瀼瀼

女龍反又既見君子條革沖沖和鸞

傳條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軌曰和在鑣曰

鸞變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
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反軌音式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
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條皮以為轡首
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軌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

鞶雖雖然乘是車服屈已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
是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
璞曰轡也至曰轡。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
革條皮為之故云條革轡首垂也條革即言冲冲故
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轡相應和故
載見曰和鈴中央是也。在轡曰轡謂轡鈴置於馬之
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轡在衡軻鐵箋云置
轡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鑣知此天
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轡不當在鑣矣此箋不
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此說至然
。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條革冲冲和轡雖雖是見
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
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
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
是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

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實主亦數從六服諸侯
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王歡心不可不
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
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
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
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
十步立當車軻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前侯
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
王立當軻又鄭注下此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
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
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
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

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湛直。至諸

侯。正義曰作淇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事。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是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象也。豐草把棘。言露在桐。荷不言。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

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具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

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云興者露之在物湛

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

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

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音希。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

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溲宗也。云天子燕

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

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

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

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厭於鹽反韓詩作惜

至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

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

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魏巍然威儀縱弛非天

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

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

不至於醉不得歸也○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

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興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

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露之所至而晞○正義曰

露之所需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亦謂

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

在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不

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

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

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與行

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

事燕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夜飲至潔宗

詩經

卷

三

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滌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書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

飲在宗載 **傳** 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云** 豐草喻

同姓諸侯也 **載** 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

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

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飲桓** **至**

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

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

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

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

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

焉。 **夜** 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

成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爾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蓋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

詩注卷之

五

葉文

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
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
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
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為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為主
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為主人其進退在君湛湛
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為證也

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云杞也棘也

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
至於醉露湛湛至此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
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之諸侯此
庶姓諸侯得王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之諸侯此
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其桐其椅其實離
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離言第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
云桐也椅也

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

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

陔節也倚於宜反木名也陔節古
其桐至令儀

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
而蕃多以興其祀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

俎衆多而於王為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樂
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

威儀令可觀望也其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
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

賓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
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

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
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

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
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

詩注疏

六

該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
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有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是也天
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况之二王之後燕罷
而出不必
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凡

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也

云很怒也說文作餽火也反云怒戰
也旅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諸侯。正義曰作彤弓者天子賜有功諸侯
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



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饗
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備盡旅弓矢千
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
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
解者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
氣者敵者當也慎恨也謂夷狄戒蠻不用王命王
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王命
與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為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
其所獲之功於王親受之又設饗禮之於中
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其伐中
國雖勝不獻於王壯三十一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
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
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
則賜之不須要也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
周室平王東遷各邑無伐四夷之功先言受弓後說
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

詩注疏

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飲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况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疇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饗醴命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彼饗別也莊十八年晉侯宥僖二十五年晉侯賜特行饗醴以此知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者杜預云歌彤弓者饗禮甯武子所言及弓此詩獨言彤弓者

彤弓

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彤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為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稟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為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醴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總也亦首章為總但藏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為異耳

貌言我也 **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 **弓**。弨尺昭反說文云弨式

氏反 **我有嘉賓中心** **貺之** **傳**貺賜也 **箋**云貺者欲加

貺之 **傳**貺賜也 **箋**云貺者欲加

一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

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飲於饗之形弓至

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昭然而弛既天子
以此賜我則於工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
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
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鐘鼓
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
言我彤赤之弓昭然也今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
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傳形弓
至言我。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形弓之名
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
矢有六弓王弧來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
來體若一曰唐上八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
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
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文



玉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形弓及旅弓於周禮

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
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旅者為弓
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檀木後露漆之為赤
之而巳彤是赤則知旅者黑也色以赤者周禮
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為其體同異
未聞王以有功者受彤弓以講德習射之賜周禮唐弓大弓
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
以當唐大亦未能審旅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
唐大乎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楛質則以旅弓當周
禮之孤安得賜旅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
形為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為王弧合九成規
準之周禮非甚差也周禮又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
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旅矢散射謂
禮恒矢也彤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
此言弘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

詩注疏上

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
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為我
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言者至
反入。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
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
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
為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
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
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
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知之。
王意至序之。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賦之是中
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
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
之以示法耳。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烹太
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
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正饗有
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
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

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傳載以歸也云出載之車也

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傳喜樂也音洛鐘鼓既設一朝

右之傳右勸也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

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如字薦右也卒

遵律反本或作啐者疏右勸。正義曰下章言醕

誤也啐音七內反。疏右勸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

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

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
報言為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燕是也。
右之至之謂。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
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

詩注疏卷一

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脯
坐絕祭齊之興加於俎坐執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
坐啐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
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
以下言醕之為醕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獻賓賓
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
舉以形弓昭兮受言案之傳案韜也本又作發吐刀
表之反弓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傳好說也反說音悅鐘鼓
既設一朝醕之傳醕報也三飲酒之禮主人獻賓
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細明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由醕本又作酬市禮飲酒至一厚勸。正義曰案燕
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
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
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
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

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洗盥升殿
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
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
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
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醕勸酒
與此厚勸一也然葉傳曰醕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賓
而醕之此傳訓醕為報是傳意醕之不
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
之矣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菁菁莪上

何反長張文反下注並同樂疏菁菁者莪四章章
音洛下並注同選雪戀反四句至樂之矣。

詩注疏上

五十一

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
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
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
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
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
得賢者彼謂在位及入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
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
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入君所育者以被育
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
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
作歌耳。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
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
王制云興立小學之學乃言若循教者鄉人子
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
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官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
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
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

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
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爵之如是從鄉入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從秀
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
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
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
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
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
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
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

阿中也大陸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

菁然 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 既見君

子樂且有儀 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

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疏言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

羅蒿也此羅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

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

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

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

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

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我者

以止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

遂故言長也。○疏我蘿蒿。正義曰釋草云蘿蒿

也舍人曰我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如之處菜以邪蒿而細

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如之處菜以邪蒿而細

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萋蒿是

也。○疏官爵至見接。正義曰以下云錫我百朋得

祿之事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既樂為官爵之又

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已也

菁菁者我在彼中中止中也音止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傳喜樂也菁菁者我在彼中中陵傳中陵

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疏古者至得意。正



我
心
則
喜
傳
喜
樂
也
菁
菁
者
我
在
彼
中
中
陵
傳
中
陵

中
也
既
見
君
子
錫
我
百
朋
箋
云
古
者
貨
貝
五
貝
為
朋

賜
我
百
朋
得
祿
多
言
得
意
也
疏
古
者
至
得
意
。正

之
辭
故
為
得
祿
也
言
古
者
貨
貝
言
古
者
寶
此
貝
為
貨

也
五
貝
者
漢
書
食
貨
志
以
為
大
貝
杜
貝
玄
貝
小
貝
不

成
貝
為
五
也
言
為
朋
考
為
小
貝
以
上
四
種
各
一
貝
為

一
朋
而
不
成
者
不
為
朋
鄭
因
經
廣
解
之
言
有
五
種
之

貝
四
寸
八
分
以
上
直
錢
二
百
一
十
文
二
貝
為
朋
壯
曰
大

三
寸
六
分
以
上
直
錢
五
十
文
二
貝
為
朋
玄
貝
二
寸
四
分
以
上
直
錢
三
十
文
二
貝
為
朋
小
貝
一
寸
二
分
以
上
直
錢
十
文
二
貝
為
朋
不
成
貝
寸
二
分
漏
度
不
得
為
朋
率
故
直
錢
三
文
是
也
以
志
所
言
王
莽
時
事
王
莽
多
舉
古
事
而
行
五
貝
汎
汎
楊
舟
載
沉
載
浮
傳
楊
木
為
舟
故
知
古
者
貨
貝
焉

載沉亦沉載浮亦浮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

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及人之才無所廢沉方

反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休者休休然反美也

沉沉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與當時君子用

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

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

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

亦為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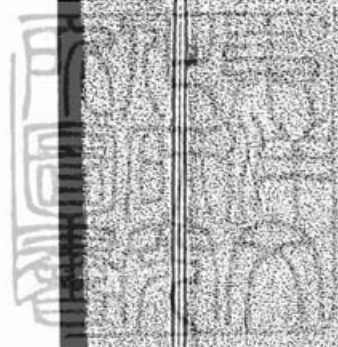
云沉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之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毛詩註疏卷第十之二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

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樂音洛篇末註同缺若悅反

四牡

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

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

缺矣采芾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

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

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

矣蓄勅六反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

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

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隊直類反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

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菁菁者莪廢

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矣宣王之北伐也

章八句至中國微矣。正經六章皆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



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

焉雁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

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

文起義明與上詩別王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

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

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

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儀全同

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

物得其道由儀則持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

陽所以異也此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

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

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

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

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傳而詳之而因明小

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

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

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唯無我侵之事蓋作

明是厲王之特淮夷亦侵也唯無我侵之事蓋作

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
 此序註云言周室微而後與美宣王之北伐也按
 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
 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如
 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
 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
 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儼狃出鎬京而還使
 吉甫迫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
 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
 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
 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
 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
 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
 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
 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
 常武宜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
 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
 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

曰王奮厥武王旅殫殫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
 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按出車文王不
 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師之從
 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
 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
 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社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
 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
 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
 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嘗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
 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
 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六月棲棲我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傳棲棲簡閱

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傳云記六月者盛夏

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

常服韋弁服也。樓音西，飭音勅，依字從力，修飭之。

脩飭之字借作勅音，非騃求龜反，閱音悅。獫狁孔熾，我是用急，傳熾盛也。

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云于曰匡正也。

王曰：今女出征，獫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六月至王國，毛以為

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

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

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騃騃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獫狁也。

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獫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

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樓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騃騃然。

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

王曰：今汝出征，獫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樓棲至戎服，正義曰：以樓棲非六月之

狀，故為簡閱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書曰：月也，服戎服也，即亦常弁服也。但分為二事故與鄭異。六月至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

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中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

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註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

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闕車，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等，有五也。吉甫用所

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以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之者，以戎服是則戎車載之時，乃

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是則戎車載之時，乃

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其事革弁服注云韎韐
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卻至衣韎韐之跗注
是也周禮云韎韐皮弁服皆素裳白寫又雜問志云
韎韐之不以韎韐為衣而素裳白寫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
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寫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
韎有爽赤以韎韐為衣而素裳白寫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
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韎韐歸饗餼注云韎韐
韎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不韎皮為衣者
以卿之歸饗餼當用皮弁以為衣而素裳之宜而用韎弁故
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韎同類也取相近耳以
皮弁衣故彼韎弁衣用赤布也皮韎同類也取相近耳以
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
皆以皮弁統韎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韎不用皮
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韎言既
成我服是也通皆韎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
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同也禮
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
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

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耳言王國者
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

然後用師比毗志**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

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傳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云王曰令女出征伐

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比物至天子。毛

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
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特

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
三十里耳王於是出師征伐獫狁成已為天子之大
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為異餘同。胡
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
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注云毛馬
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
難解故事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
物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
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
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
乃取異毛耳騏驪是中駟驪是驂是也言閑之是
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
因蒐待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
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四牡脩廣
恨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准此也。願王容反說
其大有頤。脩長廣大也。頤大貌。文云大頤也。

伐獫狁以奏膚公。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其

武之服。嚴威嚴也。翼敬也。云服事也。言今師之

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

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共武之服

以定王國。云定安也。所將我車所駕之四牡形

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類則有頤然以此之強薄

伐獫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十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

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文武之事其嚴

者威敵厲眾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
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為異。安獫狁匪茹。整居焦獲
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獲周地接于獫狁者。云

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徽狁之來侵

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獲來侵至

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茹如徐音如獲音護爾雅十數周有焦護鎬胡老反

王云京師度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章錯革鳥為

章也白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云織徽織也鳥

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旆

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旒曰旆左傳云禮旆是也一日旆與旆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松良反下篇同徽音輝

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篇將帥放此著知畧反

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

戎先良也云鈞輦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

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

聞乘繩證火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鈞古

直覲微狁至啓行。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狄之罪

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獲之地又侵鎬父北方之

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為太甚故以當合征

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

帛為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

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徽狁

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為異。焦至徽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獲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其澤藪在鄠中而藪外猶焦獲所以接于徽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獲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以此狄言之故為北方耳。匪非至

大恣。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獲之東北，若在焦獲之內，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灃，灃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求父，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灃日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義為長。傳鳥章至旄者，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旄，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旄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可常云。鳥隼為旄，釋天云：繼旄曰旄，故云：白旄繼旄者，也。旄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舊旄旆旌亦旄也。以其繼旄垂之，因以為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旄而

書旄者散則通名。繼旄至著焉。正義曰：言繼旄者，以其在軍為繼旄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繼旄與繼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為旄，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繼旄文鳥章白旄中央也。以絳為繼旄為鳥隼，又絳為旄，書名於末，以為繼旄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各有繼旄註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繼旄也。大傳謂之繼旄，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舊象也。又曰：其號註云：事各號繼旄，所以顯別眾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馬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上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頽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繼旄之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繼旄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

旄

詩統

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蓋之士喪註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杖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禮有等差其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蓋自王以下旌旒則此徽織亦絳長一尺畫鳥隼旌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通帛為旒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今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茷合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旒畫之謂之為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

此長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為名家各象其號此謂卿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為號此唯有其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旒為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州長至此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夏后至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單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良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領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

詩疏

九

長

在馬駕乃設之中車以爲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
言擊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
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擊其
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
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
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
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制未聞
戎車既安

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傳輕摯佶正也云
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

也佶壯健之貌。輕竹二又佶其乙薄伐玁狁至于

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音素不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傳

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云吉甫此時大

將也傳我車至爲憲。毛以爲王征玁狁既出方

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

矣且須復閱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

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爲萬國之法受命逐狄

以佶爲壯健爲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

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不原宣王德盛兵強玁狁

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

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

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
戰桓公之與我狄驅之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
驅逐之而已
義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傳祉福也云吉
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

受賞賜也來歸自鎬其行求又飲御諸友包鼈膾鯉

御進也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

月長父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待之又加其珍

美之饌所以極勸也飲於鵠反注同鼈卑臧反膾古外反鯉音里侯誰在

矣張仲孝友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

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云

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吉甫至孝友。毛以為

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

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迥遠哉

吉甫之行日月長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

諸同志之友與但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魚鼈膾鯉

中問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

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

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為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

又以為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

為異餘同。御侍至勸之。正義曰鄭以諸友侍

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

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

膳故云加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芑音起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

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

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止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芑興也芑菜也田一歲

曰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金宣王能新美天子之士

然後用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

也士軍士也芑側其友郭云方叔泣止其車三千

師于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泣臨師眾

干扞試用也云方叔臨視此我車三千乘其士卒

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注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音剗又音類

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方叔率止

乘其四騏四騏翼翼云率者率此我車士卒而行

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篋魚服鈎膺脩革奭

赤貌鈎膺樊纓也云第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

文也魚服矢服也脩革纓首垂也奭許力反第音

反馬大疏薄言至脩革。正曰言人須芑為菜我薄

帶也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芑必肥美

之中以新田苗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

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人須為軍士我薄取人於

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

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用

是取之得人。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其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輿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簾之席為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馬婁領有鈎，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條皮為轡首之華，而垂之。方叔既率士，眾乘是車馬，往征之。○傳：芑菜至用之。○正義曰：陸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舍釋，地文蓄者，災也。舍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舊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舍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及草為芑，是也。臣工傳及坊記，皆與此同。唯坊記註云：二歲曰舍，三歲曰新。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新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新田，耕其土，所以得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其飽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

蓄始一歲，亦言於此。蓄畝者，蓄對未耕，亦為新也。謂熾蓄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芑也。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宣王至盡起。○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千八百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眾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美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為羨。唯田獵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若然，彼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况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爽至樊，纓。正義曰：瞻彼。



寺流十一

十一

洛矣云誅韜有與彼茅蒐染為兩故知赤貌也言鈎
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
在膺之飾也金路無錫有鈎亦以金為之是鈎用金在
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
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蜀飾之而九成是
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中車金路同姓以封也
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
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
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
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所也 **傳**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旒央

央 **傳**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旒此言軍旅將帥之車皆

備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 **傳**軹長轂之軹也

乘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瑤瑤聲也 **傳**軹祈支反廣

七故反瑤本亦作鎗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瑤葱珩**

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瑤珩聲也葱蒼也三

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

傳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

服朱衣裳也 **芾**同瑤本又作芾或作絃皆音弗下篇赤

珩音衡皇音煌又音晃朱衣 **疏**方叔至葱珩。正義

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也 **疏**曰言方叔為將既率

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約其轂之軹錯道

其身則服其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瑤瑤然

美又有瑤瑤然之聲所佩蒼王之珩以此車服之美

而往征伐也。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軹長至文衡。正義曰。說文云。軹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失者。以上言鈞。應是陳金路之車也。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頭。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朱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絕朱。諸侯黃。朱皆朱。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帶耳。土藻云。一命而。言也。被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義者。

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為宜。王承亂劣弱矣。而謂之也。命服至衣裳。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其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似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纁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傳。戾至也。無纁字。

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就。

唯必。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三稱此者。

反。必。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三稱此者。

詩論。卷之三。五。云三稱此者。

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

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

互言之

叔伐鼓淵淵振旅聞聞

長幼也

歸又振旅伐鼓聞聞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

師行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

而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

之至於臨陳欲戰乃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

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爲衆用力遂取蠻荆及至戰

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聞聞然由將能如此所以

克勝也

郭璞云鼓翅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擊也

鳥也陸機疏云隳屬也齊人謂之鳥也說文曰擊也

有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

作至勇

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

即鏡也鼓人云以金鏡止鼓大司馬云鳴鏡且卻

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
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錡也錡也
則錡鏡相類俱得鉦以錡名之故錡人注云錡也
如小鐘是錡亦名鉦也錡似小鐘鏡似錡是鉦也
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錡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
靜之指謂錡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
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秦秋至
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成是
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以成
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
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
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為名其治兵為祠
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
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
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
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
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為尊卑也此引春秋
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

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政之上不言治
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
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
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
也
蠡爾蠻荆大邦為雉
傳 蠡動也繼荆荆州之蠻也
云大邦列國之大也。爾雅不遜也。方叔元老克壯

其猶傳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
大猶道也。云猶謀也謀其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

醜 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向所獲敵人之衆
以還歸也。音信。我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傳 嘽

以還歸也。音信。我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傳 嘽

暉衆也。燁燁盛也。○云言我車旣衆盛其威又如雷

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暉叶丹反徐音也燁吐雷反又他也反本又作享

同。霆音廷徐音挺。顯允方叔征○玁狁蠻荆來威。○

又音定罷音炭。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

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蠡爾至來威。○正

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蠡蠡爾不遜之

蠻荆不尊王命侵伐鄰國動我之寇害與大邦為讎怨

列國之大尚致讎怨其傍小國受害多矣故我方叔

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旣得克勝

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

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鞞鞞然衆燁燁然盛如霆

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

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

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以百使之來服於宣王之

亦其海有大功也。毛為猶道鄭以為猶謀也。軍之道

亦謀也。郭璞曰蠡動為惡不謙遜也。釋詁文也。釋訓云蠡不

遜也。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

則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詩註疏卷



詩疏卷第十 十三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

東都王城也

却也。攘如羊反。除也。竟音境。械戶

戒反。王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而攻

復會扶又反。選宣竟反。數也。沈思懸反。下同。故

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
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
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
是也不言言夷者總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

詩注卷十三

別本

竟土是為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為武王因殷之
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十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
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
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
崩後王室流言四國背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
為太平制盡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
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竟應稍
大言復成康之配武言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
武當復成康之配武言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
末土境畧同故舉文武而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
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制之法據禮
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
君美其復古此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厲王之末當
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
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
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言備器械攻戰之具
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旒

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也田獵即六章七
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
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
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
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
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
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
搏獸皆致意之辭末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
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辭末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
章言田獵之辭末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
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
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
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象尚純也

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依字作毫也四

牡龐龐駕言徂東

傳

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

同反徐

扶公我車至徂東。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

龐然充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徃東都與諸侯

行會同也。宗廟至尚疾。正義曰宗廟齊毫

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尚絀尚強尚疾是毛以

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絀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

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為齊力之義因

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

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

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

飛逐走取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其疾而已傳甫大也田者大麥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

為門裘纏質以為鞞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

者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

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

綏獸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

之道也變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如字大

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芟魚廢反褐音肩掘魚列

反何魚弓反門中關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

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入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

下句亦然射食弋反抗苦浪反舉也綏一本亦作綏而

佳反下同頃苦穎反甫田舊音浦十疏田車至行狩

藪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疏毛以為宣王

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

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為我駕此車馬

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

唯以東有甫草為圃田之草為異耳疏甫大至之

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為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
 為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交，故言甫草也。因野廣
 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處，或復止舍其中，
 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或復止舍其中，
 謂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故教示戰法，當在復止舍中，
 也。其防之廣，又無文，既為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
 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帟，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
 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為門之兩傍，以
 為門中之闌，闌車軌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
 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
 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
 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
 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
 為左右，雖同舍防內，各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
 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
 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芟，
 鄭云：芟，舍草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芟，
 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也。中草也。以教戰，即軍禮也。



春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
 冬教大閱，云：前期，一為三，長又五十步，為一長，田
 國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長又五十步，為一長，田
 之目，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旌物，鼓鐸，如戰
 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之陳，注云：乘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為教戰之所，傳言
 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
 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為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
 芟草，以為防，則芟草為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
 圍又，在間焉。二者，同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
 為二表，又，比，二百步，為一表，又，北，五十步，為一表，
 後表，是四表，二百步，為一表，又，北，五十步，為一表，
 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後，又
 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旌，
 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
 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旌，也。彼，言，旌，
 此，言，驅，而，入，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
 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

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
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
以出田故教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
也計立旌為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為左右和
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
來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其
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
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車卒奔
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
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
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
必舉此綏為衣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
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獲之防不遂奔走
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
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
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
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
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也

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為防以葛覆質為櫛與此不同
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
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
不出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
焚所芟之草非故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
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也子四時
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乃未至本
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
也。○南草至圃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教教
地名則南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為圃田之
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
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
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
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之子
于苗選徒置罽罽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罽罽聲也
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云于曰也。許驕反數所主

詩注疏

五

反建旒設旒搏獸于教傳教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

也教鄭地今近榮陽傳搏音博舊音疏之子至于教

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為將夏田

之苗選數車徒不為謹謹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

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旒於車而

設旒牛尾於旒之首與旒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

獸於教地也。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斥宣王為異耳

○傳之子至有聲。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芟舍如

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

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為

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

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

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為冬獵

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

則在軍不得謹謹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

聲。○傳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為於為往無為曰

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傳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

字則于征當為往征矣傳諸侯亦芾金鳥鳥

侯來會也赤芾金鳥會同有繹傳諸侯亦芾金鳥鳥

達履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鳥黃朱

色也。鳥音昔釋音亦疏駕彼至有繹。正義曰言

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

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鳥之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

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

者。○傳諸侯至曰同。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則天子

當朱芾也言金鳥達履者天官獲人注云鳥有三等

金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

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

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

詩注疏十一

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履言是履之最上達者也此得也而曰履履通名以寫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履人兼掌履寫是履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類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履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

傳 決鉤弦也拾遂也飲

利也 **箋** 云飲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

重相得 **次** 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此毗志反 **射夫**

既同助我舉柴 **傳** 柴積也 **箋** 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

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才** 寄反說文作

掌士賣反中丁 **疏** 決拾至舉柴 **正義** 曰此章言諸

仲反下中者同 **疏** 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

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

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

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

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

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

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

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 **申** 飲謂至相得 **正義** 曰傳以飲為利其義不明故 **申** 而所以遂致手指相次而後射得和利故 **毛** 云 **左** 臂所以遂致手指相次而後射得和利故 **毛** 云 **左** 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 **與** 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謂弓強弱 **矢** 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 **箋** 既同至積禽 **正義** 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
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
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
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
夫以五物詢衆四黃既駕兩驂不猗言御者之良
三日主皮是也猗於寄反不失其馳今矣如破傳言習於射御
也又於猗反法也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
中如推破物也舍音捨推直追反四黃至如破正義曰
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倚御者
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
則如推破物能中而馱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
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

不相倚乃御者使之然故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御良各觀其文而為說也

言不謹譁也謹音歡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徒

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

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膈為

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肱為下殺而傷

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

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

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

不以勇力取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

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頭小反又扶了反王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

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蒲禮反或又作髀射食亦反

下射左髀同膈本亦作髀音愚又五厚反謂有前也

說文同郭音馮謂有前兩間骨何休注公羊自左髀

射之達于右膈中心死疾鮮索也又五回五公二反

射右耳食亦反脾本文作解方爾反又薄禮反謂股

外箭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賺也字書無此字一本

作解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髀踐

子淺疏蕭蕭至不盈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

反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謹謹者徒行輓輦者與

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

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禮徒輦至力取

正義曰諸侯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徒御

不驚輦者爾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也官鄉師

云大軍旅會同洽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

也



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

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

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辯譚不從毛說以上未有大

此故於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

乾足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賓客謂第二上

之以充實君之庖也三曰充君之庖謂賓客謂第二上

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級故自左而射之

過於右有膈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

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筴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

故耳本而死為賓客也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之

而達於右脅箭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左股

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

詩注卷十一

右簡獨言射左則上殺達於右隅當自左脅也次
右耳本當自左有隅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
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
字。鄭云庖今之厨則傳本亦無厨字。厨術字也。定
亦無厨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
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
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若為
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
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
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
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
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
宮所謂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
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
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
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
與此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有善聞而無誼。諱之

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
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同本亦作問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諭之

至大成。毛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
所部無誼諱之聲。王能使所從若信矣。君子宣王
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為
異耳。晉人至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
左傳曰晉荀瑀伐鄭次於桐丘鄭驪弘請救于齊陳
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
擲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馬

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宣王能慎於微事。

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馬由王如此故美之。

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是以總之時述此慎微接。

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於馬祖。

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

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

二。者人君之美事。故時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傳維戊順類乘壯也伯馬祖也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云

戊剛日也故乘壯為順類也。禱丁老反馬祭也。

日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正義曰言王於

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

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為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

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

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

險從禽。是大用禱之故也。傳維戊至禱獲。正義曰

馬國之大用禱之故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

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

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

既好

四牡

孔阜

升彼

大阜

從其

羣醜

云醜

衆也

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
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
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
者為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吉

日庚午既差我馬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

鹿鹿麋鹿傳鹿牝曰鹿麋麋衆多也麋云同猶聚也

麋牡曰麋麋復麋言多也麋音憂麋愚甫反說文
作麋云麋鹿羣口相聚也

倫反復扶又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漆沮之水鹿

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徐反沮七

至之所。毛以為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
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
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鹿之與鹿麋麋然衆多
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

所次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
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

事以相發明也鄭雅以麋為獸名為異耳。外事
至差擇。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

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為剛
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
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為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

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
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

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
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差擇釋詁文。鹿牝至

衆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麋牝鹿是鹿牝曰鹿也
麋麋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麋字。麋麋至言

多。正義曰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麋牡曰麋也郭
璞引詩曰鹿麋麋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

音義曰麋或作麋或作麋是為麋牡曰麋也由麋之
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麋牝者誤也釋獸又云

麋牡麋牝麋下箋云祁當作麋麋麋牝是也必易有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為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麋之名故易傳而從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麋此麋不破字則鄭本亦作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麋麋

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鄭改作麋音辰郭音賑何

止尸反沈市尸**儻儻俟俟或羣或友**傳趨則儻儻行反麋亡悲反

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儻本作庶又作燠表嬌反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

士行也徐音矣**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

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

之射也亦反射食也聽彼五土天子毛以為視彼中而多也故德儻然有趨也曰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早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

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麋牝之

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麋餘同○傳趨則至三曰友○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其行容獸行多疾

為羣故二曰友友視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

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傳驅禽至天子○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

虞傳曰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驅鐵箋云奉是時壯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

左射之威令左驅令右皆安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

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

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

詩莊公二十二年

彼小犯殪此大兒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

也箋云豕牝曰犯犯音巴殪於計反兒徐履反本又

作光中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

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也疏既張至酌醴。正義曰

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

矢發而中彼小犯亦又殪此大兒也既殺得羣獸以

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

傳殪壹至制大。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

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犯大兒俱是發矢殺

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

唯不能即死小犯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兒言殪言射

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傳饗醴至飲

已。正義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

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傳御賓

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

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

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為大賓故臣為大客若散則

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

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為俎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